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小镇江湖

米可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小镇江湖

米可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镇江湖 / 米可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7.3

ISBN 978-7-5171-2258-6

I . ①小… II . ①米…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9381 号

出 版 人 : 王昕朋

总 监 制 : 朱艳华

责任编辑 : 宫媛媛

文字编辑 : 张 丽

装帧设计 : 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hs.cn

E-mail :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4.25 印张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71-2258-6

目录

题记	1
万人迷	3
傲娇	30
爱的真谛	37
嗨，吴老二	41
我的猪	51
架相	58
下一站，丽人医院	64
铁拐李和瞎眼黄	66
红玫瑰、白玫瑰	79
我就是任性，怎么了	82
收尸人	90
癞子	93
看门狗	110
枪神	115
三奇葩	139
屠夫和哑巴	145
老羊不是羊	148
疤脸	153
尾记：过客	219

题记

有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江湖可以很大，大到整个世界，也可以很小，小到你把防盗门关上后的一个房间。也可以不大不小，如同笔者身处，并一直记录的《小镇江湖》。

还有一句话：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管是政府制定的，还是道义流传的，总归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违反了规矩，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有身处江湖的小镇居民，不管是《傲娇》中的美丽女人，还是《收尸人》中的老柴，抑或是《疤脸》中那条斗狗，身心或多或少都留有各式各样的疤痕。疤痕多了，故事也就多了。

还有一句话：江湖有多远，人心就有多近。小镇居民关上了门，但江湖的气息却在那闲话私语中流传，就像有人在津津乐道万人迷到底有多少个老婆，抑或是满嘴带酸地讨论《红玫瑰、白玫瑰》奶茶店里的南方姐妹花，又或是《三奇葩》孙先生口中讲述自己经历的超能力、超宇宙的故事。反正镇子就这么大，没点儿路边社的碎语，也看不清人与人、心与心的亲疏远近。

还有一句话：处江湖之远则忧虑其君。镇子北头是连绵的大山，《老羊不是羊》里老羊的羊却是在山里面放的，他忧愁着从山里隧道冲出来的火车会把他的羊的魂儿给带跑了。小镇的居民有小镇居民忧虑的事情，岁末闲来无事，他们竟连美国大选都想掺



和一下。

江湖一声笑，滔滔两岸潮。社会在变化，小镇居民的生活也在变化。这其中有《嗨，吴老二》中吴老二的永久失忆，也有《下一站，丽人医院》里小憨笑出来的褶子，还有《屠夫和哑巴》《铁拐李和瞎眼黄》中那几位尽管表达缺失，却坐看风轻云过的淡然的人。

总之，小镇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说着说着我都想唱出来了），希望这本书中的 18 个故事，能带你走进小镇，走向故乡，去重拾记忆，重温感动。

万人迷

山王镇有许多人没见过镇长，但几乎所有人都见过韦宝宝。

韦宝宝不仅比镇长牛，甚至比韦小宝还牛。韦小宝最多也就七个老婆，但韦宝宝的老婆从来没有数清过，没准他自己也搞不清具体的数字。他估摸着二十来个总该是有的。

派出所所长老夏说韦宝宝是一盘糠菜上的一粒孜然，用来调剂山王镇半死不活的氛围的。而当人们慢慢觉出最近一段日子都淡出了鸟来，大家才发现韦宝宝没见了，和他一起没见的，还有他的那些老婆们。人们互相打听，有的跑到韦宝宝收破烂的窝前探望，还有的跑到派出所老夏那里报了警。

老夏把来人劝返后，打电话问自己的老婆韦后（镇上人都这么喊）：“韦宝宝跑没了，你知道去哪了吗？”韦后又挨个儿给几个弟弟妹妹打电话，终于得出一个结论，韦宝宝，她最小的宝贝弟弟，老夏的小孩舅真的失踪了！韦后又给老夏打电话：“挖地三尺，你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否则和你没完！”

老夏这下摊上事了。

老夏放下电话，想怎么把挖地三尺这个私活派下去，他烦躁地挠头，不多的稀毛被他拔断几根。这时电话又响了，是邻县公安局打来的，对方扯着嗓门喊：“是夏所长吗，我们这里来了群傻子，领头说是你亲戚，迷路了，让你派车把他们接回来。对了，来一辆大一点的车，一群傻子，一大群！”说完，挂断了电话。

老夏把派出所司机板扎喊了过来，给了他五百块钱，叫他包个车去邻县把韦宝宝和他的老婆们接回来。板扎刚出门，又被老夏喊了回去，老夏又给板扎五百块。说这五百块钱是给邻县公安局的，估计韦宝宝一伙儿没少祸



败人家单位。

板扎出门走远了，老夏靠在椅背上，发起了呆，他在想他这个小舅子。

二

他这个小舅子，按照当地人的话说，就是脑子有点不调和。

韦宝宝也有过正常的时候，但那要追溯到他的第一次婚姻。离婚后，他就变得神神道道，有点不正常了。

像许多单身汉一样，韦宝宝养了两条狗：一公一母，取名大毛、二毛。大毛和二毛会发春，当众做些媾和之事。韦宝宝便把两条狗一顿暴打，每次发春都打，一直把两条狗都打糊涂了，不敢再做偷欢之事。板扎看了捂嘴乐：韦宝宝是嫉妒那两条发情的杂毛狗。

的确，婚姻、情爱是韦宝宝的痛处。有次下井掏煤，工友和他说了个黄色笑话。韦宝宝一铁锹就把工友掀翻。韦宝宝被煤黑子们押着从地下 800 米升井，又被矿上保卫科的人押着到了派出所。夏所长说这是我小孩舅，但我不护短，大笔一挥，给韦宝宝开了张拘留证。送拘留所前，他和几个民警押着韦宝宝到派出所的淋浴房，扒下窑衣，把全身的煤灰洗了个干净。重又白净的韦宝宝冲老夏笑笑，老夏那时觉得，这个小舅子脑子是有点不调和的。

韦宝宝从拘留所释放，回到矿上。保卫科的人把他轰出矿门，说他已经被开除了。韦宝宝从街西口的矿大门转悠到街东头的派出所，问板扎要了一支烟，然后径直把院子角落里一辆快锈穿了的三轮车骑出来，干起了收破烂的生意。他还把老街上父母留下来的四合院变成了废品收购站，瓶瓶罐罐堆在屋里，纸盒塑料堆在院内。三轮车骑了几天就散架了，韦宝宝一番捣鼓，改造成了一个四个轱辘的小拉车，每天像纤夫一样拉着小拉车出门收破烂。有时候拉车拉累了，韦宝宝便把大毛、二毛拴在车前面，吆喝着让两条狗替他拉。这些夏所长都看在眼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像在拘留所里面计划好的。他又觉得这个小舅子脑子也够使。

街上有许多收破烂的，他们大多来自不远的农村，或多或少有点儿行业垄断，但他们默许了韦宝宝的存在，他们知道这可是夏所长的小舅子。

所长小舅子每天走村串巷，日子过得还算宁静。韦后曾经拦下弟弟收

破烂的小拉车，骂他这样做丢死去爹妈的脸。韦宝宝嬉笑着说爹退休后不也经常到矿里收破铜烂铁，他这是子承父业。韦后跺跺脚回家了。老夏晚上进门，韦后抹抹眼泪，发狠地说：“你给我把宝宝看紧了，别让人动他一根毫毛！”老夏呜呜啾啾说了句：“山王镇统共也就一条街，宝宝跑不远的。”

韦后也曾替韦宝宝在镇上物色那些死了男人的寡妇，有些寡妇被说动了心，愿意和韦宝宝搭伙过日子。可还没等韦后把寡妇领进他的破烂小院，就被韦宝宝挥着秤杆往外赶。有的寡妇伸头还想多瞧两眼屋里的值钱家当，韦宝宝二话没说就把裤子扒拉在堂屋里撒尿。寡妇骂一声“死变态”，然后撒腿就跑。韦宝宝露阴癖的名声便从街头传到了街尾，再没有女人愿意登门了。韦宝宝回归到清净的生活状态，韦后叹口气：“女人是韦宝宝的死穴！”

三

但就这么个命里和女人相克的男人，却从马路上捡回来一个女人。

那是前年的夏天，韦宝宝把小拉车和大毛二毛绑在梧桐树干上，进了路边的饭店后堂收空酒瓶。等到韦宝宝从饭店出来，小拉车上坐了个女人。女人上身穿个绿色背心，下身穿个绿色大裤衩，趿拉着一双绿色拖鞋，瘦瘦长长的，看起来就像一根黄瓜。女人从韦宝宝小拉车上翻出一个啤酒瓶，伸长了舌头舔瓶口的啤酒。

韦宝宝上前赶这个黄瓜女人，女人不走，反倒是仰起脑袋，对韦宝宝说：“饿。”韦宝宝虽说脑袋不全活，但也知道这是一个傻女人。他把脑袋凑近了看这个一脸泥灰的女人，觉得五官还挺周正。韦宝宝的眼神往下瞄，从背心的领口处瞅，看到两个若隐若现的乳房。

韦宝宝犹豫了一会儿，又像纤夫一样，拉起他的小拉车往他的破烂小院走。饭店小伙计则在他身后哼起了纤夫的爱。

没人知道那天晚上在破烂小院里发生了什么。待到初升的太阳再次沐浴镇上这条老街时，早起的人们发现韦宝宝又拉着小推车走街串巷了，只不过此时，小推车的后面多了这么个长得像黄瓜一般的女人。

韦宝宝和黄瓜女（不知道姓名，暂且这么叫吧）分工很明确，韦宝宝在前面捡垃圾，黄瓜女叼了根黄瓜在小推车上做垃圾分检工作：将易拉罐拍



瘪了装到这个麻袋，啤酒瓶一口漱干净了放进那个麻袋，纸盒子呢，捆扎捆扎垫在屁股下面真舒服。

韦宝宝挺疼这个女人。他给女人买来了长衣长褂，从头到脚裹了个严严实实，不知道是不是怕别人偷窥了他曾偷窥到的内容。夏日炎热，他又给女人找来一条黑色纱巾顶在头上，黄瓜女一下子变成了修道院修女的造型。趁韦宝宝进店收废品的机会，有饭店的小伙计偷看纱巾下的女人，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的确不难看。

韦宝宝每隔一天就把女人往澡堂领，他付过澡票钱，把女人送进女澡堂，一个人便蹲在墙根下抽烟。他那一身破烂味都发馊了，看澡堂的顾妈把韦宝宝往远处赶。过一会儿，女人洗好澡出来，韦宝宝又把她领回自己的破烂窝，门一关，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有一次韦宝宝在澡堂外抽烟，听到女澡堂里面传来黄瓜女的嚎哭声，还有别的女人的叫骂。韦宝宝把烟头一扔，一头就钻进了女澡堂里。顾妈看韦宝宝消失的背影，一点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在朦胧的水汽和赤条条的身体间，韦宝宝眯起眼找他心爱的黄瓜女。黄瓜女终于找到了，澡堂里也炸开了锅。女人们无路可逃，一个个跳进澡堂，蹲在热水里。韦宝宝抱着黄瓜女，手指着一群不可置信的女人发狠道：“我看谁敢欺负她。”一个肥皂飞过来，砸在韦宝宝的脸上。韦宝宝转身护送着黄瓜女出了洗澡堂。顾妈问了一句：“洗好了啊。”韦宝宝闷着头，没吱声。

那天晚上，韦宝宝的破烂屋被频繁造访。被占了便宜的女人的丈夫先把韦宝宝暴打一顿，再把他的屋子给砸一遍。韦宝宝抱着脑袋一声不吭，黄瓜女人则在角落里扯着嗓子尖叫。来了好几拨打手后，矿办公室的刘秘书成了最后的访客。他看到韦宝宝家里已经被砸了个稀巴烂，韦宝宝也瞪着血红色的眼睛瞅着刘秘书。被老婆逼着来的刘秘书犹豫了，他打了报警电话。夏所长来了。刘秘书说要控告他流氓罪。夏所长说刑法里面已经没有流氓罪了。刘秘书说：“那咋办。”夏所长说：“要不你也打他一顿解解气？”刘秘书把嘴巴凑到夏所长耳朵边问：“我打他，他不会还手吧。”夏所长说：“我给你做主，保证他不还手，只要你别往他脑袋上打就成，别再给打得更傻了。”刘秘书这才拉开架势，拳头耳光往韦宝宝的身上招呼。韦宝宝动都没

动，刘秘书这两下子比起先前那几拨矿工简直就是挠痒痒。刘秘书有些不满意，停下手，抱怨道：“你怎么也不哼唧两声。”韦宝宝便在地上歪歪身子，呜咽了两声疼。刘秘书又说：“你抬起头来，我来抽两耳光。”韦宝宝抬起脸，充血的眼睛里显出一股恶狠狠的杀气。刘秘书不敢打了，他迟疑了一下，掏出手机给鼻青脸肿的韦宝宝拍了张照，便心满意足地回家向老婆交差去了。夏所长瞅瞅韦宝宝，又瞅瞅黄瓜女，从口袋里掏出 500 块钱放在桌子上，也便离开了。

12

从夏天到冬天，瘦黄瓜被养成了一个青茄子，饱满了许多。韦宝宝却还是一身邋遢样，只是衣服多穿了几件。韦后看着青茄子越来越胖，有点不放心，就跑到破烂房，上下打量青茄子，又让她把羽绒服拉链解开，用手在她的肚皮上来回摩挲，确信那只是一层肥膘后，才把一盒避孕套塞给青茄子，交代了几句，喋喋不休地离开。

天越来越冷了，韦宝宝不舍得青茄子挨冻，就让她在家看家。韦宝宝拉着小拉车在风雪里跑来跑去，清水鼻涕提溜在他的鼻尖，快掉落的瞬间，又被他擤了回去。他在顾妈的包子铺边停下，掏出一把毛票准备买几个肉包子，他瞅见包子铺边上站了个女人，戴个眼镜，人很单薄，穿得也很单薄，她也正痴痴傻傻地在看着顾妈屉笼里面的包子。

韦宝宝看得出那眼神的意思，他活了 40 多年，在这条不知道走了多少遍的街上，看过了太多的眼神，他知道这眼神的意思。他又掏出一把毛票，买了一塑料袋的肉包子，给了戴眼镜的女人。女人双手窝成了一个半弧，肉包子的温度为她取暖。韦宝宝拉着小拉车准备回家，眼镜女跟在韦宝宝小拉车后面亦步亦趋，穿着凉鞋的脚趿拉着地上的污雪。韦宝宝停下车子，转头看了看这个有些痴傻的眼镜女，又看了看大毛、二毛。两条狗抬起脑袋，也瞪着不谙世事的眼睛瞅着韦宝宝。韦宝宝叹口气，把小拉车上的垃圾挪了挪，腾出一个空间，扶着眼镜女坐到了小拉车上。很快，两人两狗，还有四个细细的车轮胎便消失在漫天的飞雪中。

眼镜女的到来让青茄子气成了紫茄子。她甩着王八拳冲着眼镜女就上



来了，韦宝宝拦在她的面前，结果鼻子被打出了血。茄子女干号着，一屁股坐在卧室的地上，像是宣告自己的地盘。韦宝宝把眼镜女安置到偏房里，从垃圾堆里翻扒出棉衣棉鞋，给眼镜女套上，又返身到院子里去扒取暖器。茄子女则趁机拿了把剪刀骑在眼镜女的身上，把棉衣剪成一缕缕。韦宝宝把茄子女拽回到卧室，对她咋呼了几句，又返身到偏房把取暖器通上电。小太阳放出温暖的光芒，却还没到一分钟，被茄子女一脸盆凉水浇灭了。“啪啦”一声，屋子里断了电，火苗却从取暖器上蹿了出来。茄子女和眼镜女在尖叫，韦宝宝脱去棉衣，费了老大劲把火扑灭。这一屋子的破烂要烧起来可了不得。

黑暗又笼罩在破烂房里，自知犯了错的茄子女乖乖回到了她的屋，韦宝宝瘫坐在地上，他摸出一个打火机，微弱的火苗照着角落里的眼镜女，手里还捧着塑料袋里的肉包子。韦宝宝说：“没电，你将就凉的吃了吧。”

五

第二天，韦宝宝早早起床，从顾妈那里买回两份油条胡辣汤，交给还在床上躺着的两个女人。韦宝宝虎着脸对茄子女交代道：“不准打眼镜女，否则我就不喜欢你了。”茄子女在床上背对着韦宝宝躺着，没吱声。

韦宝宝拉着小拉车出门了。快过年了，镇子上多了许多人，还有许多车，许多在外乡打拼的人们都回到了镇上，还有那些在大城市出生的小娃娃，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新棉袄，聚在一起放烟花。

小娃娃们看到邋里邋遢的韦宝宝，有点害怕，也有点好奇。他们跟在镇上的小孩子后面问这是谁。镇上的孩子说这是傻子韦宝宝。韦宝宝扭过头，龇龇牙，小娃娃们便吓得一哄而散。

因为垃圾多，韦宝宝从清早忙到中午。之后，他坐到镇上味道最好的红鼻子牛肉汤馆，往肚子里灌了碗辣乎乎的牛肉汤，又打包了两碗，拎着袋子回到了家。

茄子女站在堂屋，得意扬扬地接过塑料袋就往厨房去。韦宝宝又进偏房，去找眼镜女，偏房里空落落，韦宝宝把破烂小院找了个遍，还是没看见眼镜女。韦宝宝找茄子女要人，茄子女只是呼噜噜喝牛肉汤。

韦宝宝跺跺脚，回到风雪里去找眼镜女。韦宝宝从街东头找到街西头，又顺着西头的河坝从南找到北，绕了个大圈子，来到了老夏的派出所。

值班室里，老夏和刚分来的警察大黄正围着火炉啃烤芋头。韦宝宝顶着一身雪进了值班室，大黄立刻站起身，右手放在武装带上的枪套，他以为来了喜马拉雅山大雪怪。老夏也没看清是谁，笑问客从何方来。

韦宝宝把身上的雪抖干净，说要报警。

老夏看清楚来人，从火炉边上递过来一个烤芋头，问：“你是被打了，还是被偷了？”

韦宝宝想了想，回答道：“被偷了。”

老夏问：“谁偷你那点破烂玩意。”

韦宝宝说：“人被偷了。”

大黄被一口热芋头呛着，满眼是泪。

老夏摆摆手：“滚滚滚，大过年的，别搁这儿吵闲话。”

韦宝宝急了，平地上跳起来，边跳边喊：“人偷了，人偷了，你们警察不管？”

大黄的右手又放到武装带上。

老夏拍拍小警察说：“别紧张，我小孩舅。”然后耐住性子问，“谁被偷了？”

韦宝宝答：“一个戴眼镜的女人。”

老夏问：“不是那个长得像茄子的女人？”

韦宝宝又急了：“不是，不是，是戴眼镜的女人。”

老夏又问：“怎么又多了个戴眼镜的女人？”

韦宝宝答：“昨天晚上在包子店门口捡的。”

“捡的？捡的？”老夏的声音提高了八度。随即老夏飞起了右腿，踹在韦宝宝的屁股上：“滚！滚！滚！少在这儿扯淡！”

韦宝宝又回到雪地里。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迎面遇到了在路边啃酱猪蹄的算命黄瞎子。韦宝宝停在瞎子面前，问：“瞎子，你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了吗？”

黄瞎子扭过头：“我是瞎子！”



韦宝宝又问：“那你给我算算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去了哪里？”

黄瞎子把啃干净的猪蹄扔到路边，又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吮，慢悠悠地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六

失踪了两天后，眼镜女回来了，在一个拿着毛衣针女人的陪伴下，回到了韦宝宝的破烂小院。

原来，眼镜女去搬救兵了。

韦宝宝收完破烂，回到屋，看到眼镜女以及身边坐着的毛衣女，她俩正撅着被打肿了的脸冲韦宝宝笑。韦宝宝又把脑袋往茄子女的卧室歪，茄子女背着身子坐在床边不理他。韦宝宝走到她身后，茄子女转过身，一把抱住韦宝宝的水桶腰，呜呜哇哇地哭起来。韦宝宝弯下身子，在茄子女的脑门上亲了一口，这下茄子女的哭声要把房顶掀翻了。

韦宝宝虽然面露哀戚，但心中乐开了花，他的心里在掰着手指头：这一下有三个老婆啦！三个傻老婆！啧啧！

不过，尽管茄子女有再大的不乐意、再大的委屈，她也无奈地接受了眼镜女和毛衣女存在的现实。的确，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毛衣女手里的那一副银色的织衣针更让她恐惧。

韦宝宝为了避免三个女人间的冲突，便每天带一个女人出门收破烂，留下的两个女人则负责看家做家务，再做一些垃圾加工类的琐事。

除夕夜到了，鞭炮声从西街响彻到东街，镇政府也破天荒地买了烟花，在楼顶上向全镇居民搞烟火直播。

破烂房里，韦宝宝和三个女人围在一起吃完了一起包的饺子。之后，韦宝宝驱赶着三个女人一起到门外放鞭炮。茄子女捂着耳朵，脸蛋不知是因为寒风还是因为高兴涨得通红；毛衣女则在偷偷抹眼泪，转身回屋子继续织毛衣；眼镜女则陪在毛衣女的身边，在白炽灯下用铅笔头记着什么。

放完鞭炮，韦宝宝和茄子女钻回到破烂房里，铁门一关，把温暖留给了自己，把漫天寒冷和整座镇子关在了门外。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七

年后，城里的、外乡的那些人或是背着行囊赶火车，或是带着娃娃开汽车，纷纷离开了镇子，日子又恢复到原来那种淡出了鸟的味道。

韦宝宝还是骑着车，带着他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再领着大毛、二毛在街上收破烂。夏所长看到了，把板扎喊了过来，问：“我瞅着韦宝宝带的那个女人造型天天有变，是不是我眼神不好了。”

板扎把嘴巴凑到老夏耳边，唾沫星子都进进了老夏的耳朵眼里，说道：“你的小孩舅现在好几个老婆啦！”老夏眉毛一吊：“几个？”板扎还把嘴巴往老夏耳朵凑，老夏一把推开。板扎说：“每天带一个出来，轮上一轮，您就数得清了。”老夏唔了一声，没再说话。

老夏心里开始数这些傻女人们，一天记一个，不带重样的。可老夏还是没数清。因为韦宝宝的老婆与日俱增了。

初春的一个傍晚，一辆桑塔纳停靠在韦宝宝的破烂房外，车上下两个穿皮鞋的男人。他们把脑袋伸到屋里，看正围坐在一起喝稀饭的韦宝宝和那三个傻女人。毛衣女扔掉筷子就往卧室躲，眼镜女则用手捂住脸，脑袋埋在臂弯里。两个男人瞅了一会儿，把脑袋缩回到门外，嘀咕了一会儿，就钻回到桑塔纳里，一溜烟向西去了。韦宝宝则跟出门，记住了车牌号。

事有蹊跷！

第二日，韦宝宝跑到派出所找夏所长，告诉老夏自己被车撞了。老夏眼皮抬都没抬地问：“撞哪儿了？”韦宝宝说撞屁股蛋了。老夏又问：“撞几瓣了？”韦宝宝觉得夏所长不好糊弄，从他办公桌上抓起一包没拆封的中华烟溜了出来。

在院子里，韦宝宝拉板扎到了角落，把中华烟塞到他的裤兜，让他帮着查一下桑塔纳车牌号的车主。板扎说：“你等着。”直接进了值班室。过了一会儿，板扎出来了，告诉韦宝宝说：“那个桑塔纳是镇西头市收容站的。”

韦宝宝若有所思着，离开了派出所。

他回到家，让眼镜女坐在小推车上，拉着往收容站去。收容站的大门看得见了，眼镜女却从小拉车上一跃而下，沿着来路跑回到破烂小院。大毛



二毛也跟在人后面跑，韦宝宝跑了一气，跟不上趟，坐在石墩上翻来覆去想这个事。他大概想明白点了，虽然怎么处理这事儿他还没想明白。他挠挠脑袋，一缕头发被扯下来了。

两天后的一个温暖午后，茄子女蹲在门前捆扎纸盒纸板，眼镜女站在一边算账目，毛衣女手里的衣服针在指尖飞来飞去，一件小孩毛衣被她织了又拆，拆了又织。韦宝宝则窝在藤条椅里喝大碗茶（他已经在适应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了），他看着身边的三个女人，又眯缝起眼看太阳，他看得困了，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不知过了多久，阳光不见了，那两个穿皮鞋的男人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韦宝宝的前面。韦宝宝睁开眼，看到一个男人嘴皮子一张一合，鼻子下的那颗痞子也在随之跳舞。

痞子男说：“听说你喜欢女人，矿外坝子上有个傻女人，你去瞧瞧？”韦宝宝没说话，他还是瞅着痞子男，准确地说是盯着他脸上的那颗硕大的黑痞子，上面还有撮坚硬的黑毛。痞子男抽出一根烟，递给韦宝宝。韦宝宝这才回过神来，他问道：“哪段坝子？”痞子男答道：“矿上澡堂外墙的那一段，赶紧去。”说完，和另一位男人就走开了。韦宝宝又坐了一会儿，起身，看两个男人又上了那辆桑塔纳，往收容所的方向去了。他便从破烂屋里揣了一个苹果，又抓了把不知从哪家婚礼上讨来的喜糖，拉着小拉车往坝子去了。

半小时后，韦宝宝拉着一个二十来岁、留着马尾辫的女孩出现在街上。路过算命摊前，黄瞎子使劲嗅了口，赞了句：“宝宝，年轻！好货色！”黄瞎子又敲着导盲杖对身边修鞋的铁拐李说道：“知道啥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呗？”

之后，多则一月，少则一周，穿皮鞋的痞子男便会在午后来到了韦宝宝的破烂房，向韦宝宝点拨那些在街上游荡的傻女人的位置，韦宝宝便拉起小拉车，去把那些傻乎乎的女人接回到破烂房里一起居住。痞子男说的话很少，韦宝宝则更像是一只闷鳖。就这样挨到春暖花开，痞子男再次造访，韦宝宝有点不满地站起来，说：“你直接把人送来吧，别真走丢了。”痞子男愣了一下，然后说了声：“你等着。”

他给韦宝宝找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韦宝宝问痞子：“我喊她娘？”

痞子男耸耸肩：“你看着办。”韦宝宝撇撇嘴，便没再言语，把老太太安置下来。

实际上，痞子男送来的傻女人，韦宝宝是照单全收，从来没有退过货。这也就不怪夏所长数不清他小孩舅老婆数量了。送来的女人有老有少，有美有丑，有的脑子全活点，能认字识数，有的则彻底痴痴傻傻，两只眉毛间能塞下一个拳头。



老婆新增过快，夏所长数不清数目，韦宝宝也数不清了。韦宝宝看眼镜女写写画画有文化，便把清点人数这项工作交给了她。凡是接过来的女人，全部由眼镜女登记造册，实行每日三点名的制度，确保没有傻女人会走没了。好像对此还不放心似的，韦宝宝让擅长织毛衣的老婆给每个傻女人衣服里面缝了块布，上面绣着韦宝宝的名字，还有夏所长的电话号码。

韦宝宝每天起得都很早，但等到所有女人穿好衣，吃好饭，洗好碗，蹲好茅厕，也到了早上九点多。这时，不远处的小学开始播放广播操音乐，于是，镇上街道最奇特的一景便出现了。韦宝宝把他的老婆们全部驱赶到院门前的太阳下，跟着音乐节奏带傻女人们做操，摇摇脑袋，摇摇屁股的。女人们嘻嘻哈哈，韦宝宝则一脸严肃。板扎问：“你这操做的和学校娃娃的不一样呀。”韦宝宝答道：“这叫新生操，我在拘留所学的。”后来镇上娱乐城的老板刑七看到了，也让娱乐城里面的小姐跟着跳操，说是企业文化。

但随着入住的傻女人越来越多，吃住成了问题。两间卧室被满满当地塞满了，堂屋也改成了卧房，后来那些堆值钱破烂的平房也被清理出来，放上了硬板床。所有女人都睡下了，韦宝宝才抱着铺盖卷睡到院子里捡来的一张折叠床上，守着那堆能卖上价的破铜烂铁，清水鼻涕全部抹在被筒外。

就这样韦宝宝还睡不踏实，那个二十来岁的马尾辫女孩会突然尖叫，原来老鼠在房梁上没走稳，掉到床上。韦宝宝抱着马尾辫女孩，轻声哄着，马尾辫女孩还是又哭又闹。六十岁的老太太也披着衣服出来了，轻声喊了声闺女。马尾辫女孩便不哭了，跟着老太去了她那屋。茄子女则撇撇嘴，骂了句：“狐狸精。”